

唐子西文录
宋·强幼安

○记

宣和元年，行父自钱塘罢官如京师，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东景德僧舍，与同郡关注、子东日从之游，实闻所未闻，退而记其论文之语，得数纸以归。自己亥九月十三日尽明年正月六日而别。先生北归还朝，得请宫祠归泸南，道卒於凤翔，年五十一。自己亥距今绍兴八年戊午，二十年矣，旧所记，更兵火无复存者。子东书来，属余追录，且欲得仆自书，云：“将置之隅坐，如见师友。”衰病废忘，十不省五六，乃为书所记，得三十五条。先生尝次韵行父《冬日旅舍诗》：“残岁无多日，此身犹旅人。客情安枕少，天色举杯频。桂玉黄金尽，风尘白发新。异乡梅信远，谁寄一枝春。”又次《留别》韵云：“白头重踏软红尘，独立驾行觉异伦。往事已空谁叙旧，好诗乍见且尝新。细思寂寂门罗雀，犹胜累累冢卧麟。力请宫祠知意否，渐谋归老锦江滨。”盖绝笔于是矣。集者逸之，故并记云。

三月癸巳，馀杭强行父幼安记

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，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，直当代其人而措词，如《公无渡河》须作妻止其夫之词，太白辈或失之，惟退之《琴操》得体。

六经已后，便有司马迁，三百五篇之后，便有杜子美。六经不可学，亦不须学，故作文当学司马迁，作诗当学杜子美，二书亦须常读，所谓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也。

司马迁敢乱道却好，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。不乱道又好是《左传》，乱道又不好是《唐书》。八识田中，若有一毫《唐书》，亦为来生种矣。

三谢诗，灵运为胜，当就《文选》中写出熟读，自见其优劣也。

唐人有诗云：“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及观陶元亮诗云：“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。”便觉唐人费力。如《桃源记》言“尚不知有汉，无论魏、晋。”可见造语之简妙。盖晋人工造语，而元亮其尤也。

杜子美《秦中纪行诗》，如“江间饶奇石”，未为

极胜，到“暝色带远客”，则不可及已。

子美诗云：“天欲今朝雨，山归万古春。”盖绝唱也。余惠州诗亦云：“雨在时时黑，春归处处青。”又云：“片云明外暗，斜日雨边晴。山转秋光曲，川长暝色横。”皆闲中所得句也。

子美云：“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时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”其於治道深矣。

东坡作《病鹤诗》，尝写“三尺长胫瘦躯”，缺其一字，使任德翁辈下之，凡数字。东坡徐出其藁，盖“阁”字也。此字既出，俨然如见病鹤矣。

《琴操》非古诗，非骚词，惟韩退之为得体。退之《琴操》，柳子厚不能作；子厚《皇雅》，退之亦不能作。

东坡诗，叙事言简而意尽。忠州有潭，潭有潜蛟，人未之信也。虎饮水其上，蛟尾而食之，俄而浮骨水上，人方知之。东坡以屎字道尽云：“潜鳞有饥蛟，掉尾取渴虎。”言“渴”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，言“饥”则蛟食其肉矣。

谢固为绵州推官，推官之靡，欧阳文忠公生焉。谢作六一堂，求余赋诗。余雅善东坡以约词纪事，冥搜竟夕，仅得句云：“即彼生处所，馆之与周旋。”然深有愧于东坡矣。

韩退趾作古诗，有故避属对者，“淮之水舒舒，楚山直丛丛”是也。

杜子美祖《木兰诗》。

晚学遽读《新唐书》，辄能坏人文格。《旧唐书》赞语云：“人安汉道之宽平，不厌高皇之嫚骂。”其论唐亡云：“注江海以救焚，焚收而溺至；引鸩爵以止渴，渴止而身亡。”亦自有佳处。

诗在与人商论，深求其疵而去之，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，殆近法家，难以言恕矣，故谓之诗律。东坡云：“敢将诗律斗深严。”余亦云：律伤严，近寡恩。大凡立意之初，必有难易二涂，学者不能强所劣，往往舍难而趋易，文章罕工，每坐此也。作诗自有稳当字，第思之未到耳。皎然以诗名于唐，有僧袖诗谒之，然指其《御沟诗》云：“‘此波涵圣泽’，波字未稳当改

。”僧艷然作色而去。僧亦能诗者也，皎然度其去必复来，乃取笔作“中”字掌中，握之以待。僧果复来，云欲更为“中”字如何，然展手示之，遂定交。要当如此乃是。

近世士大夫习为时学，忌博闻者，率引经以自强。余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诸侯必从，然谓趾尊君则不可；挟六经以令百氏，百氏必服，然谓之知经则不可。

王荆公五字诗，得子美句法，其诗云：“地蟠三楚大，天入五湖低。”

《文选》三赋，《月》不如《雪》，《雪》不如《风》。

东坡隔句对：“箸意寻弥明，长颈高结喉，无心逐定远，燕颌飞虎头。”或云：“结”，古“髻”字也。退之序，是“长颈高结喉，中又作楚语。”

余作《南征赋》，或者称之，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。惟东坡《赤壁》二赋，一洗万古，欲仿佛其一语，毕世不可得也。

凡为文，上句重，下句轻，则或为上句压倒。《昼

锦堂记》云：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。”下云：“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”非此两句，莫能承上句。《居士集序》云：“言有大而非夸。”此虽只一句，而体势则甚重。下乃云：“达者信之，众人疑焉。”非用两句，亦载上句不起。韩退之与人书云：“泥水马弱不敢出，不果鞠躬亲问，而以书。”若无“而以书”三字，则上重甚矣。此为文之法也。

东坡赴定武，过京师，馆于城外一园子中。余时年十八，谒之。问余：“观甚书？”余云：“方读《晋书》。”卒问：“其中有甚好亭子名？”余茫然失对，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。

关子东一日寓辟雍，朔风大作，因得句云：“夜长何时旦？苦寒不成寐。”以问先生云：“夜长对苦寒，诗律虽有剉对，亦似不稳。”先生云：“正要如此。一似药中要存性也。”

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不知何人诗也。

苏黄门云：“人生逐日，胸次须出一好议论。若饱食

暖衣，惟利欲是念，何以自别于禽兽？予归蜀，当杜门著书，不令废日，只效温公《通鉴》样，作议论商略古人，岁久成书，自足垂世也。”

张文昌诗：“六宫才人《大垂手》，愿君千年万年寿，朝出射麋暮饮酒。”古乐府《大垂手小垂手独摇手》，皆舞名也。

《南征赋》“时廓舒而浩荡，复收敛而凄凉。”词虽不工，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。

读退之《罗池庙碑》“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，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”，辄流涕有感。

《乐府解题》，熟读大有诗材。余诗云：“时难将进酒，家远莫登楼。”用古乐府名作对也。

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，不过四屎字尔，气象闳放，涵蓄深远，殆与洞庭争雄，所谓富哉言乎者。太白、退之辈率为大篇，极其笔力，终不逮也。杜诗虽小而大，馀诗虽大而小。

凡作诗，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用。退趾作《范阳卢殷墓志》云“於书无所不读，然止用以资为诗”是也。

诗疏不可不阅，诗材最多，其载谚语，如“络纬鸣，懒妇惊”之类，尤宜入诗用。

谢玄晖诗云：“寒城一以眺，平楚正苍然。”“平楚”，犹平野也。吕延济乃用“翘翘错薪，言刈其楚”，谓楚，木丛。便觉意象殊窘，凡五臣之陋，类若此。

古趾作者，初无意于造语，所谓因事以陈词，如杜子美《北征》一篇，直纪行役尔，忽云“或红如丹砂，或黑如点漆，雨露之所濡，甘苦齐结实。”此类是也。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。